

鹿忠節公年譜

傳  
6752033  
827  
1-2

康本館八年譜

函 2册 書号1548

先師鹿忠節公年譜序

先師崛起北方從傳習錄得所  
謂絕學者慨然以繼往開來爲  
己任而江村書院天下共仰爲  
傳燈之地鉉生也晚比甲戌始

登堂日聞所未聞始知學問之  
道在先立其大者大者何良知  
是也良知者何獨知是也獨知  
者何知痛知癢之靈明是也鉉  
不敏方知策厲而先師往矣嗚

呼孤獨之竅若明若昧者迄今  
三十餘年然頗從院澗人靜時  
緬想先師之行已與先師之持  
論輒歎先師之行已爲仁者之  
勇而先師之持論爲有德者之

言也今年夏四月謁徵君孫先生於蘇門先生愀然曰凡古之君子歿而志傳碑銘之外又有所謂年譜者備載其事以示後人子之師爲一代理學真儒殉

城後完名全節天下誦之雖諸君子表章已力然非年譜恐猶未能詳也夫年譜之任吾以屬子子其勉之鉉唯唯歸來寢食勿敢忘卽取先師已刻之認真

艸未刻之三歸艸一一繙繹之  
閱三月而得其時與地復閱三  
月稟成但媿識卑筆弱如拙工  
之寫真尚未肖其面孔又安知  
所謂頰後三毛乎雖然所恃者

有徵君孫先生之筆削在

峕

康熙丁未臘後涿郡門人陳鉉

薰沐拜撰



明史列傳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祖久徵萬厯中進士授息縣知縣時詔天下度田各署上中下壤息獨以下田報曰度田以紓民乃病民乎調襄垣擢御史以言事謫澤州判官遷滎澤知縣未任而卒父正苦節自礪縣令某欲見之方糞田投錘而往急人之難傾其家不惜遠近稱鹿太公善繼端方謹慈由萬厯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內艱除起故官遼左餉中絕廷臣數請發帑不報會廣東進金花銀善繼稽舊制金花

貯庫備各邊應用乃奏記尙書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汝華然之帝怒奪善繼俸一年趣補進善繼持志可以死爭乃奪汝華俸二月降善繼一級調外汝華懼卒補銀進泰昌改元復原官典新餉連疏請帑百萬不報天啓元年遼陽陷以才改兵部職方主事大學士孫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閱視關門以善繼從出督師復表爲贊畫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將卒相勞苦拓地四百里收復城堡數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關四年累進

員外郎郎中承宗謝事善繼亦告歸先是楊左之獄起魏大中子學泚左光斗弟光明先後投鹿太公家太公客之與所善義士容城舉人孫奇逢謀持書走關門告其難於承宗承宗善繼謀借巡視薊門請入覲黨大譁謂閣部將提兵清君側嚴旨阻之獄益急五日一追賊擄掠甚酷太公急募得數百金輸之而兩人者則皆已斃矣至是善繼歸而周順昌之獄又起順昌善繼同年生善繼又爲募得數百金入而順昌又斃奄黨居近善繼家難家子弟僕從相望於

道太公曰吾不懼也崇禎元年逆璫既誅善繼起尙  
寶卿遷太常少卿管光祿丞事再請歸九年七月  
大清兵攻定興善繼家在江村白太公請入扞城太  
公許之與里居知州薛一鶚等共守守六日而城破  
善繼死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曰嗟乎吾兒素以身許  
國今果死吾復何憾事聞贈善繼大理卿諡忠節敕  
有司建祠子化麟舉天啓元年鄉試第一伏闕訟父  
忠踰年亦卒

先生

明神宗萬曆三年乙亥十月丁丑先生生

是爲十月十三日太恭人田年十六而鞠先

生於江村

八年庚辰先生六歲

二月祖侍御豫軒公成進士

九年辛巳先生七歲

是年從祖父受章句先生生而疑重少不嬉  
戲豫軒公暨成字公不令就塾師庭訓焉

十八年庚寅先生十六歲

十一月曾祖龍江公卒

十九年辛卯先生十七歲

是年娶元配贈恭人王氏客城庠生之楫女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十九歲

是年試有司以第一人籍於黌宮督學使者

周公孔教雅擅人倫之鑒咄咄賞異之

三月十六日子化麟生

一十二年甲午先生二十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因場中題未得解歸而旁  
搜諸家注義其有采輯王文成傳習錄中語  
者每閱之輒心動時侍御公方按蘇松先生

啟購焉侍御公爲之色喜諭云看字有曾點  
漆雕間已見大意意思擴充得公便是天地  
間第一等人眼前功名無論也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侍御公寄王文成全書來先生取傳習  
錄寢食其中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而一切  
着落皆身實踐之以陽明所謂將本體只作

一番光景玩弄者爲戒自少至老在邦在家  
只求事事不虧本分時時不愧本心故能崛  
起北方倡明絕學卒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爲有明一代真儒云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侍御公建言謫判澤州以臺檄還里督  
教甚嚴先生擔承更勇德業舉業與日俱新

矣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孫啟泰先生總角遊泮文名蔚起嘖嘖鄉黨間先生過容城聞之遂定交焉先生性不愛飲而具飲之致勸酬歡然春生蒲座親知迎者恐後率辭諸富貴下北城榻以爲常北城啟泰先生里也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自髫年與同里杜騰江爲文字交至是社友或相謔先生正色誡之騰江愕然服其力拔流俗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范一泉先生解組歸里夙聞其歷政清敏狀遂奉侍御公命往謁焉入門見垣不堊

地不甄臨衢數椽卽爲客舍真趣流行一切  
分別拘忌矜飾都無所用自是束身奉教不  
啻北面事之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元配贈恭人王氏卒

八月應順天鄉試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娶繼配封恭人王氏前恭人女娣也

是科會元許公獬次王公衡俱海內知名士  
先生獨嗜王文歎以爲從前未有蓋緱山領  
解後復入山讀書者十年經史子集無所不  
窺故其文獨異先生嘗語人曰學不透本原  
而端坊表與夫文不悉機竅而登甲科者皆  
謂之暗合非不驅駕一時而反之吾心求所

謂自得者則未也

三十年壬寅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先生文日進邑孝廉楊太樸嘗謂啟泰先生曰伯順爲文五經四書無不聯貫每至後幅皆有一段確然不拔之論若同出一源者何說耶啟泰先生以語先生先生曰得力固在傳習錄爾蓋先生有本之學學自不同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其斯之謂與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九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歲

二月啟泰先生會試不第先生訪之援王文成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

相勸勉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三十一歲

是年啟泰先生居官軒公憂築廬墓側顏曰  
時思亭先生時過唁焉輒徘徊不忍去因有  
詩云橫襟東海揖郎山中有廬無愧顏毀  
後僅餘畚宇在愁來且把蓼莪刪地當趙北  
燕南際人跨椒山夢驥間觀此亦可以見啟

泰先生品行矣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三十二歲

八月領順天鄉薦出王公以悟之門先生既  
登賢書布衣艸屨如常贊王公惟紅白簡數  
種門下常賞盡絕之嘗謂登進之士貪若固  
然者實自妄費始妄費則負債負債則必取  
償於服官時故痛洗夙弊如此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會試不第

八月祖侍御豫軒公卒

十二月葬侍御公於龍江公墓側

二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啟泰先生以內艱復廬墓先生過唁更勤飯粗糲片之曰貧字兒擡舉人吾最喜貧

士况味至孝廉之貧尤所謂貧卽是道吾未嘗此味恐當境不能自持爾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先生過啟泰先生時思亭者不啻數四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會試不第先生語啟泰先生曰二十年辛苦未卜稅駕潦倒名場頭顱自笑我輩奈

造物何丈夫方寸屬我何事不可爲我輩倔  
彊猶管卽造物可終奈我何

是時邑薛孝廉一鶚誣謫之事起孝廉方秀  
才時爲邑令宋繼登館客令中蜚語孝廉同  
士庶爲辯雪因挂彈章於是邑紳有不類者  
以健訟納孝廉名於訪察事連邑令并及一  
泉父子先生曰是可誣也孰不可誣毅然告

於新令胡公嘉桂胡賢令也持甚力人謂邑  
復有天日云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邑紳之不類者復簧鼓郡守事幾變先  
生愈益奮發時啟泰先生館都門先生飛書  
招之共集孝廉諸生三十六人爲告於守守  
語稍侵先生先生憤然曰論官者何忍以循

良被惡名養士者何忍以衣冠置塗炭借胥吏以傾士類借士類以傾縣官尚有天日乎某等頗知自愛從前未嘗來此後定不來獨此義憤所激不容不來爾侃侃昌言守爲氣奪同儕慮激怒退而戒之先生曰彼中情怯爾畏我輩恣語支吾不暇何怒爲乃復告於觀察劉公洪謨劉公以風節著與先生意合事得白方是時夏雨如注河水漲平地深數尺同事兩生幾溺死而先生以病困之身氣愈猛神愈王人謂先生三十年金相玉質不關外事一旦排難解紛誼出古人仁者之勇固如是乎

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先生從弟恒嶽府試遺名太公以同居

猶子故屬先生開續先生曰孝廉請託習慣  
成性生平立志欲洗此陋今復蹈之耶且進  
取自有義命倖實不開可消子弟妄想太公  
領之其事事不苟類如此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春會試賜進士出身觀政兵部

聞報日夫馬鼓吹咸謝之策蹇北上途中新  
貫有所其不避路者先生戒家僮勿言涿守  
左之似素通聲氣遣卒掖之而不能得笞掖  
者後察知策蹇狀歎以爲非常人

先生出徐公光啟之門其贊徐公也與贊王  
公同後徐公歿先生爲文以祭之畧云某受  
師恩在風塵格套外追憶及門羣爲執贊某  
具八行以紅白柬當錦繡緞人皆目笑師獨

心嘉每於旅進旅退之餘容以不衫不履之  
度蓋實錄云

既入都蕭條高寄不屑逐新貴風塵時啟泰  
先生尚館都門每過從一日偕訪周景文順  
昌袖出忠愍集以贈因有詩云囊中第二非  
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蓋交勉也後景文死  
於甯先生死於城俱作第一流人可謂不相  
負矣

序周景文制義畧云景文實任自然了不作  
回互媵阿態意其文必吐露肝胆而以風骨  
自勝者已而以制義示因歎天下事患不真  
爾真則源流較然萬不失一自江河不返涉  
世既濫者工模稜之術蕪頭蓋面塗飾萬端  
其本色遂不復可辨然世不乏冷眼卽以不

可辨辨之景文居京師左琴右劍獨坐蕭然  
間與不佞過談扼腕時事浩然興歎其意遠  
矣大約吾輩肺腸於世味不冷者於名義必  
不熱諸葛武侯鼎立三分淚滴千古都從淡  
泊寧靜中來中世士大夫宮室妻妾靡然自  
奉其於公家事度外置之何恠焉不佞椎拙  
無似每執知命二字解嘲而嘲益起代不佞

解嘲者獨有容城孫啟泰今年通籍復有景  
文一日過不佞適啟泰在坐戲謂仕路羊腸  
若復能倔彊耶景文指心曰吾以真是真非  
聽之此君復指天曰吾以或利或鈍聽之彼  
君如斯而已啟泰曰此生倔彊猶昔

九月假歸過鉉里鑿祖夢日公既逝內憂外  
侮門祚中衰先生隱之而鉉父尚未遊泮鉉

伯金溪公訪師席於先生先生曰宜莫如我  
遂以鉉父屬焉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四十歲

是年門人始進先生念國家欲士之因本業  
以釋經旨就所發揮孔孟者驗其淺深而甲  
乙之蓋所重在道德不得不借富貴之權奔  
走天下然則先覺之用卽寄於斯矣歸里後

有執贄及門者輒誨焉口取四子書相與討  
論舉先聖先賢與義無不抉出而示之人復  
無不証入而歸之我謂聖賢往而聖賢之心  
至今在特患不反求爾故名其所著曰說約  
蓋欲人之反之也先生寓講學於授徒以行  
繼在開來之志是時鉉父趨受業而杜君異  
越張子度果中賈正卿三槐王太冲燁輩接

踵來先生顧而樂之朝夕提命亶亶不倦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教授如故復著認理提綱以開發之大  
抵引人等孔顏樂處從乍見孺子一端體認  
良心云

秋謁選授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汰先生念  
國家邊餉取足於鹽筴鹽汰壞而邊餉空司  
農俸屋於是謝交遊絕晏會日與正郎袁應  
振講求職掌袁留意鹽汰者久先生一見傾  
心因致書曰倘借不倦之教畧通世務爲公  
家效一臂力焉生平足矣斯時也先生有閩  
粵鹽汰二議窮原竟委燎然知受病者何在  
療病者何方而惜乎未竟其用也

西十四年丙辰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監督馬房先生慨然興釐弊之思一再  
呈堂請裁冒破畧云理財者卽帑藏充溢猶  
惓惓於漏卮之塞矧太倉懸磬邊土枵腹而  
忍耗財於萬萬無益明明不實之額乎

八月母田太恭人卒京邸先生一痛幾絕勺  
水不入口太公數抵喪次勉以大禮始有起  
色而終身病原遂肇於此每曰當時不早提  
禮字作主遂爲年年抱病之人以當萱堂變  
者貽椿庭憂也席塊二年不飲酒不茹葷此  
自讀禮之常不足爲先生紀矣

時賈正卿以母喪廬墓同門生將往慰先生  
代爲言曰正卿廬墓聞者異之然正卿質朴  
近魯博綜未遑蓋模心非模古也不學不慮  
孟氏刻畫此良心寧直達之天下實達之萬

世此往古來今所不能異同之脈而情矛盾  
亦所不盡剷除之根毅然前往直致其知若  
正卿者勇過孟賁遠矣

九月十三日長孫盡心生

十二月葬田太恭人遠近於是乎觀禮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四方來學者益衆先生性嚴毅是非好  
惡未嘗少徇於人而同心者則無不飲以和  
迎以善春風之座噓入肺腑殆不獨發彼羣  
蒙也

答王公命新問學云老公祖過聽何人而以  
學下詢不孝病中偶於問業童子有所講說  
大要帖括之習何知有所謂學仰承明諭誼  
切請教不避潦艸以論語首章呈蓋係初時

答問其語稍詳也然則先生之學盡在說約  
可知已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鉉父入學先生繹入學之義以相勉畧  
云操鉛槧以應里選入學者不乏人而學字  
曾識否二三子以舉業問余強顏與之言學  
蓋工文者必識題而題誰氏之語且其所做

何事所着何境所用何功此之不解筆鋒縱  
利憑何發揮而可舍學談業耶范彭聞余談  
學卽信真舉業不在學外揆經考傳務求實  
底舉危微消息欺慊關鍵悉就吾身日用間  
認之不敢據紙上爲活計問切思近領畧甚  
速薛文清云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  
范彭范彭可與言讀書錄矣

先生內弟太冲亦以是時入學先生指做人  
二字示之曰做人二字余所奉教於君子者  
也每對二三子提爲譚柄蓋人之一生遭際  
層累階級名色日遷月易所做多端而總之  
無非此人有愧不論軒冕無愧不論韋布愧  
非外來憑人自造然做別事猶有待做人則  
隨其所在此日此時此事此心便可下手而  
不斷然決機於當下未有能做者也卽就太  
冲遊庠所升之堂顏以明倫而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復身際之則做人於此舍孝弟何以  
焉後宋文在入學先生復拈做人二字詳言  
之謂世俗艷稱做官而自做秀才始然秀才  
以登第爲能做官以登台鼎爲能做而卽以  
登第登台鼎爲不在做人誠如是不第不台

鼎不爲人乎登第登台鼎遂爲人乎俯仰古今  
流芳者多非顯爵遺臭者偏是要人做人  
二字可思己人之精魄氣力各寄於所做不  
有所期無以爲做之程不有所憑無以爲做  
之具不有所感憤激發無以爲做之機做人  
亦有程希賢希聖希天非其規模與且自有  
具正心誠意非其蘊納與更自有機在於知  
恥提此機以震盪於衾影之間一念有媿不  
敢自比於人由此而登第登台鼎無加也即  
不然無損也

是時邑有籽粒事籽粒者十場地千餘頃窪  
鹹不任犁鋤故永弗稅黠者以獻勲戚璫豎  
請於縣官遂賦之民爲莊歲所徵不登則以  
累其門且以累其鄉民烏獸散先生力言之

當事求以折微恣寬之闕二載乃成爰爲邑  
令畢公樹碑頌其事畧云天下萬事皆從心  
起不患事不就但患心不真真者心之本體  
從來稱天下有心人爲其真也真則熱熱則  
遇而卽粘不能秦越視真則耐耐則挫而益  
堅不因遲久灰滅徵之議誠爲大造非公當  
之得無隔膚不親乎相沿久則勢難返更端

驟則人易疑而素所穴以爲利挾以爲重者  
且不勝異意而奸人乘以交構其間吹索擲  
揄皆足以亂任事者之所守使造端之初微  
涉門面廢然返矣自公起議再易寒暑急急  
圖之盼盼望之默然待之當浮沉艱韜成敗  
未必之時旁觀者意公興且闌氣且竭而公  
神更王竟以耐之一字奏此奇功悠久成物

其斯之謂與羅文恭之言曰此生活得千人命甘心不向世外走佃民數千家脫湯火而世世利賴嘗私度公青天良夜志之無惡可知也

先是邑故都御史張公鎬裔孫未歲而孤族人取遺產瓜分之一泉先生念衣冠之冑銳意扶孤聞於邑令胡公中少定及胡不祿而

吞噬者復起且有陰樂賢霸地事樂賢挾其兄思賢力能役吏並能役官先生以書解於容城令張樂賢以僞詳給先生而府批則盡如其指先生復書問張樂賢挪揄使不得達而遣其客說先生曰陰所爲不奪投張令書恐傷體面萬勿爲他家事動氣且貧生不得此將不愛命竊爲公惜之先生笑曰渠以余

爲私耶今更於某日書授觀察渠可往奪藉  
手以獻天子方伯無不可且宇宙間事皆分  
內事何爲他家據理而行何爲動氣客忝樂  
賢果爛書授觀察卽入見觀察加詰責樂賢  
崩角伏辜袖出退地呈事遂定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四十五歲

六月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復署廣東司  
而廣東金花銀至方是時遼左缺餉請帑疏  
皆不報督部有扣留金花議先生遂據會典  
商之同官楊公嗣昌賈公鴻洙兩公擊節曰  
衙門一向措餉刻薄處斲元氣瑣屑處傷國  
體惟此舉差強人意然非置一官度外不可  
先生曰舉念時已辦之先大父家法固在也  
奏記大司農李公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

銀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竟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借發爲便查會典載稱金花銀卽國初所折糧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各宮籽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

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悉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備外府需用而內府不得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糈乏用卽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皇上批發皮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間

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  
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緘滕不可問天下  
事爲之有機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  
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甘罪不然  
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無論清議  
不可卽主上視吾輩何如司農如先生議上  
怒奪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先生奮

髯曰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上意卽  
堅未必不可轉也廷謝日中官闔扉不聽出  
勒問太倉云何主太倉劉公榮嗣報曰發三  
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先  
生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  
不敢應先生曰但執某語回奏處生惟命中  
官歎息而去詔鑄一級補外時七月二十六

也大臣暨臺省力爭不報擬降山東運判亦  
不報先生遂移疾歸當決計時羣掾環泣曰  
非專責何苦認真獨煩一推署符爾後刻先  
生所著文章十五種高陽孫文正公題曰認  
真艸蓋快此語足以肖其生平云被謫日急  
宣戶部堂司官聲如雷動先生適食於賈公  
寓坐客失色先生食自若食畢徐着衣去賈  
公後語啟泰先生曰當此時食猶能下咽乎  
吾於是覘公不動心之學矣

九月太公出地代族人貼軍同甲李氏有軍  
三名原無本族作貼戶例當年父老閭里情  
重於軍人行李往來不無供其乏困後代相  
沿遂成故事顧貧窘者殊苦之太公割地十  
七畝與各軍分種代合族幫貼費先生移呈

邑令畢公且勒之石云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四十六歲

二月先生去國歸里海內爭以孤鳳似之而先生教授如曩時布衣艸屨不敢以諍臣自異也

時魏公大中過江村訪先生會啟泰先生在座數年聲氣奏合一堂鷄黍相陪主賓莫逆

復相與如容城拜楊忠愍祠下徘徊賦詩蓋千古圖畫云

八月光廟御極首復先生官典新餉先生十一月初三日受事自遼事起司農措餉無策驟加派於民幾倍於惟正之供故別爲藏察廉吏主之遂首以屬先生時索餉者嗷嗷擁訴凡外解至先生卽面同解官兌交領役爲

持平而不爲出入吏不得上下其手顧索者  
蝟集而解者不時至先生太息曰天下有芻  
糗不前使封疆臣以軍約口馬裁腹而得成  
功者哉外解出於催科民窮必不能時應於  
是拜疏請帑畧曰兵與餉原非二局月糧行  
糧折色本色同條共貫總爲遼寧荷一節之  
不應將全體之俱傷外解之來各有程期卽  
欲強先一日不能遼餉之索急如星火卽欲  
姑待明日不可則所以撻羸餘爲外解之接  
續而使新庫得環中以應無窮者非帑金百  
萬曷克有濟臣在新庫言新庫計窮力詘不  
得不出於此時十一月二十日也疏入不報  
未幾經畧袁公應振奏戰馬三日無糧先生  
補贖復請畧曰臣自蒙恩復職仰見皇上厲

精批答無留中之疏一旦留中自臣疏始豈  
以臣疏爲無當乎年來邊事規模未定經臣  
建此大策期以兵馬錢糧正月齊足今十二  
月十二日矣屈指正月能有幾時卽皇上今  
日以見在帑金沛發百萬付臣庫中刻發委  
官然幾日召買幾日轉運已懼後時而守無  
一錢之空庫待不可定之外解豈不悞師期

撓勝算哉臣竊計自今至歲除凡十八日一  
時一刻皆明歲布置軍機精神結聚之會倘  
目前不籌轉盼而元旦轉盼而元宵正龍飛  
介貺虎拜揚休之日臣安敢大聲疾呼以瀆  
九重之聽哉是今日不言非直悞今歲之十  
二月并悞來歲之正月此臣惴惴焉瀝血補  
牘以申前請也復不報藉有協力者僅得帑

金五十萬餉遼先生被髮纓冠之救如此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春先生以焦勞煩鬱致疾調理兩閱月  
始拊童背以行一日楊公嗣昌飛字報先生  
曰河南新餉四十萬至矣可健兩足先生初  
以爲謔再審果然舉手加額不覺其足之健  
也洵以國事繫憂樂者歟

時遼陽陷以才望改兵部職方管題覆先生  
入署與同舍郎葉公震生耿公如杞誓竭忠  
無貳念大恣不申爲大司馬崔公景榮艸疏  
曰今事勢何等緊急天語何等嚴切而各鎮  
泄泄如故是棄河西一塊土也非決於行恣  
萬無可望恣不自臣始萬不能行乞將臣速  
正典刑某斬某逮某戴罪以彰朝廷之恣言

官忌之游士任疏論司官不應擬請罪之稿  
先生與葉耿二公同具揭明始末而馬廷臯  
復以小臣畧無忌憚劾之先生偕葉耿二公  
辯曰職等痛祖宗土宇半陷袍裘遠近官軍  
盡膏鋒刃入署以來當食廢箸中夜涕泥因  
思事有綱紀苟能調度卽一着可救全局之  
蹙官無崇卑但竭股肱卽小臣可分大臣之  
任然職固小臣而以御史指爲小臣職實不  
服職固不敢以戒慎恐懼自信而以揭應臺  
臣爲畧無忌憚職尤不服國家倚重臺省原  
非他司敢望然二百年來就威權以論氣焰  
槩被臺省占絕若按掌故以論名臣嘗見部  
曹居半士各有志不可輕相昂也卽日拜疏  
出署詔趣還部當是時邊事孔棘羽書旁午

議者人置其隊先生削牘立應復請錄故將  
戚繼光後以作士氣而固人心又疏恤死事  
諸臣畧云廣寧失守將吏相率奔逃回首河  
西幾無一人義士獨副將羅一貴守西平以  
藥盡自刎監軍道高邦佐至松山諠不入關  
竟投環而死慷慨從容兩稱足色國家褒忠  
大典不以優是人而誰爲優祭贈謚廕自有

應得之例而臣於邦佐遺書以未封其親爲  
憾不覺淚盈睫亦刺心也夫循資歷俸以徼  
恩命碌碌無奇者皆唾手得之獨殞命疆場  
之吏不得霑一命以榮其親此事之極不平  
而情之當共體者則從優贈廕外俱當就所  
贈之官封其父母以慰死者不瞑之目蓋忠  
孝原是一理因其忠以遂其孝復藉遂忠臣

之孝者以勸爲子之臣所係非泛泛也不直  
此也邦佐爲臣死忠高勇又爲僕死義一時  
西邈將吏敢當監軍之僕一面者誰哉均宜  
優恤以示風勸會王大司馬象乾行邊請用  
廢弁張思忠等先生與耿公如杞持之不肖  
覆司馬疏爭之奉旨司官不得違阻先生上  
書首輔葉福清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之隳

軍實債而帥由於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爲  
之求帥於職方職方徇諸貴人之請由於自  
愛其官而甘爲之效慤懃職方而不可爲則  
邊事終不可爲然職妄意此時職方之或可  
爲也蓋遼東已喪多半四海騷動九廟震驚  
大家共處覆屋漏舟之中卽有善鑽刺之武  
弁慣請託之貴人亦必爲自己性命權讓職

方之秉公而詎意其不然職方受命之初對  
天誓神淚泥滿面欲拚命拚官盡杜請託之  
路庶幾鼓舞豪傑之精神爲國家復疆土而  
雪詬辱數月來正路已通旁路已塞而旁路  
之岐極多勢極悍機極險挑撥搖撼無處不  
到嚇職方以罰以降以黜而職方不動嚇職  
方以殺身之禍而猶不動技窮屢變此督撫  
之咨所由來也斟酌可否自是部覆之體乃  
總督必欲再疏以請而取旨求勝至有司官  
豈得違阻之旨夫行邊與在部無異而爭執  
與違阻不同使本兵猶然在部其於功令不  
合者方且事事爭執本兵亦必不以爲迂何  
獨行邊而反重之罪耶言莫予違可以喪邦  
天子且容廷臣之獻替豈以總督遂不容部

司之執持一向邊事破壞坐在司官違阻耶  
在不違阻耶職方一官其爲諸貴人供薪水  
之區久矣久爲仰給而一朝斷之自不甘心  
不忝職方不止然職方忝而鑽刺者便請託  
者便卽於職方亦何所不便特此職方忝而  
後來者戒爲覆轍恐國家受其不便爾故率  
天下之人而再入舊套永無不債之帥者實

自司官豈得違阻之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  
司官爲易得勿謂忝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  
也職嘗謂今國家之事大壞極敝其端有二  
一曰賣法一曰賣官而總之成其賣國國旣  
賣之日其家安厝哉伏祈閣下破難破之面  
情挽難挽之積習極力主張庶不負一番出  
山之意而國家受再造之福非止爲一司官

明職掌也福清不堪其言先生謁之曰老師  
七年相業海內傾心奈何至今日爲行邊司  
馬地而不爲二祖十宗社稷地乎福清意解  
事竟格方是時先生聲噪甚請書艸者屢滿  
戶外先生曰國事至此寧直非臣子愛官時  
亦豈臣子愛名時耶誓不以示人

八月子化麟舉順天鄉試第一時先生大母  
在堂薦紳爲文以賀名曰龍飛紀盛內一段  
述先生薪水時不給大母脫簪珥佐費都門  
傳爲佳話云

時衆正登朝高公攀龍鄒公元標諸君子採  
有才望廷臣退食之餘相聚講學意重先生  
顧講座中戒不言朝政先生曰在朝言朝當  
此多事之日身居大臣而不言朝政不知何

以謂之學也高公總憲時疏薦先生剛毅清  
約實心任事請以職方兼御史督輦下保甲  
教民忠義有旨允行卒不果

二年壬戌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侍御公得贈光祿寺少卿

爲范公景文序竅議畧云按其已成之緒追  
想當日慘淡經營窮人情事勢之變而用其  
調劑不知寢食廢幾何心血耗幾何頑如石  
直如矢處處認真人以爲大家事者偏見爲  
自己事先生爲范公傳神乎抑自道也

初河西陷沒高陽孫文正公以閣臣理司馬  
事毅然違衆論請遣遜臣於辟先生舉手加  
額曰東事不足平矣六月高陽公閱榆關先  
生奉旨從謂今日關事主意要步步向外生

打起精神細尋着數使三軍之士畏法而不  
畏敵而其大端在舉遜官遜將挑換之耳目  
一新旌旗一變事無不可爲也七月高陽公  
復命遂以之入告云  
是時先生得馬世龍於偏裨中而奇之高陽  
公遂薦於朝授馬松喜太四路總兵官其後  
恢復之功世龍與有力焉

八月高陽公自請督師榆關先生復奉旨叅  
幕事會銓司缺羣欲挽先生先生口師相舍  
黃閣而馳丹微某苦幕府而甘銓司豈人之  
不相及遂若是乎旣抵山海猶有及之者先  
生報書曰某孤蹤僻韻夢魂不到清通之座  
且隨師相赴關師相一日在師中某卽一日  
在幕中極知迂腐無補尺寸而惘歎一念主

憂臣辱之日情願在行間爲其憂共患之人  
不論有補無補也未出門時已稟命告天歸  
心一路斷不至此作回頭想使其至此作回  
頭想諸君子亦何所取而用之又有爲先生  
危者先生報書曰以師相急於爲社稷圖安  
遂不避危險然亦必安其身而後可以安社  
稷師相原自有見非孟浪冒險者比而從行  
之幕僚安可知已高陽公亦語先生曰太宰  
以銓郎待君子雖欲奪賢獨不憂太公匕箸  
乎先生對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爲  
家君范陽男子書來囑某從公於邊老人爲  
汝加一飯公以常人日某顧恐以常人目家  
君耶高陽公改容謝之

初高陽公至關上僅得甲士三千立騎兵營

其經營慘淡之苦惟先生同之厥後恢復遼  
疆四百里凡五城七十二堡所與密畫者先  
生一人而已高陽公嘗曰伯順在坐使人非  
幾盡杜儼若嚴師助我神明者不止謀謨也  
其知先生者淡哉

三年癸亥先生四十九歲

正月從高陽公閱寧遠

九月復抵寧遠高陽公率文武吏登城四望  
時覺華島將金冠艤舟以待高陽公週迴島  
上相度形勢自望海至首山由首山東去歷  
雙樹連山至葫蘆套對套爲罽笠山陟絕頂  
循邊堡迤西倚鞍山附灰山而蠟子山而歸  
駐前屯遂定修築寧遠之計

先生以君父之急從樞輔於行間嘗曰吾人

生天地間第一等願要報國家而報國家又  
全在安危存亡之際及讀岳石梁所貽詩至  
榆關未許泥丸塞之句按劍太息曰此方是  
今日爲臣子正經案宗其所自矢者以復遼  
爲職掌所倡率者以復遼爲指歸一切餽遺  
請託皆痛絕之其示諸將也有曰居恒聞將  
官除送禮別無本領不謂時至一墻隔敵本  
領如故以本司禮禮之守猶有長禮卑者本  
領可知已且其假邊情以藏禮卑卽白晝以  
成暮夜自待非人復以非人待本司欲卽題  
叅恐爲己甚碎其卑而標出其使白其事而  
姑隱其名願諸將盡洗肺腸別學本領要知  
今日除斬獲別無官階要信本司據送禮卽  
爲罪案敬先文告莫謂貌言如負婆心休嗔

辣手其答諸總戎曰此時何時此地何地我輩所幹何事師相所禁何言當大家相信以成關門絕餽送之名豈不提撥清明整肅之精神以寒敵胆哉與康博士曰幕中司官送人到關城將吏處是自作囑託之備而其人借薦主之勢橫驚於各衙門衆避投鼠之忌莫可誰何此人情事理之必然者僕方切齒

恨之而敢蹈之乎與高游擊曰凡用將之事撫道鎮司之而總承於師相幕僚數輩全無干預門下試思使幕僚與用人之事今日用一將由某幕官明日用一將由某幕官尚成事體否

是時王總督象乾引蒙古七十人入水關先生以書與其幕僚葉問羲曰此番又引蒙古

入水關春初曾如此猶曰偶然爾今則爲常  
矣此何事而可常關人大恐夫撫敵而必引  
入內地其害甚於不撫不撫爲仇猶隔籬籬  
引入遂窺室家岌岌乎殆哉嘗聞邊人言從  
前撫敵大臣不與見委其事於邊堡裨將盛  
張威儀引至堂下講折斷不輕添一物卽彼  
苦求亦論以事統於尊下不敢許彼以大臣  
爲天上人不可得見裨將因得示不可測之  
勢而若陰若陽使俛首以就絛纒迄至大臣  
自與講而底蘊露矣其要挾無不可遂邊將  
束手邊事再不可爲矣惟大臣必自與講已  
不敢遠出遂不得不引之濶入其窺偵我者  
能保不就此七十人中做工夫耶問義爲先  
生莫逆交故寓書如此凡高陽公所不可告

人之苦心與所不必口出之苦語先生舉代  
爲言之

是冬上念東方寒賜督師輔臣以下貂皮及  
白金文虬人爲先生榮先生獨嗛嗛於無以  
報稱也

十月十三日負劍跨馬從登十三山憑弔醫  
巫閭高陽公賦詩壯之先生怡然曰庶其酬  
生而懸弧之志

四年甲子先生五十歲

正月三日同高陽公詣寧遠中朝駭甚政府  
樞曹至以書傳上意留行先生寓書中朝曰  
撫軍張鳳翼敵未至而潛送家人民謂大吏  
已有棄人心洶洶思潰故以早春出駐寧遠  
料理屯田人始安堵如故且日扶老攜幼就

田關外大陵河之戰斬獲無算士求敵以戰  
敵遠巡以退日關圍百里過師於枕席之間  
書入而中朝之疑釋

五月先生同杜武庫應芳以選軍使入京師  
而器甲在內庫者中人司之類皆拘不可馴  
先生列方爲圓無不應之如響距江村僅二  
百里事竣卽還未遑省視人比之過門不入

之義云

時有問邊事者先生答之曰今望邊人者切  
而不得謂之知邊人憂邊事者濶而不得謂  
之知邊事凡軍中密令已行居人莫覺卽叅  
佐日承警欵猶有不能盡知者而欲向行路  
人問消息從千里外揣是非乎昔韓范經畧  
西夏首以詔中外勿得輒言邊事爲請此苦

心之言也

九月陞本部員外郎

十二月十二車營成隨高陽公入奏方畧抵通州時逆璫新用事或有言將清君側者璫恚懼矯旨促歸鎮於是高陽公所憂不僅在遼而先生所憂亦不僅在遼矣

五年乙丑先生五十一歲

自高陽公通州請覲後觸璫忌嫉璫者遂議減兵省餉以陰撓之先生移書兵垣曰年來搖亂邊事者騰虛冒之謗以行減兵之說噫嘻十萬之師果可減哉二三年前事歷歷可想今受其成而逃其故日云減兵所當減者何兵累歲之蒐羅奚足供一日之清汰特恐兵從此少事從此多爾事到無及而減兵者

之肉猶足食否遼之必宜恢復非直原有之  
封疆不可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禍遂迫於  
京畿也今之持論者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  
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當簡汰而出於今則  
慎重非爲進取簡汰非爲振刷總以巧行其  
阻恢復之計夫百計而邊之進不能當一言  
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隙也

不征不戰矣將矣兵垂成之緒旣廢前日之  
禍復作遼廣潰時都門光景猶能記憶否身  
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  
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  
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  
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暗刺明譏此  
呼彼應協心力以搖當事者而榆闕之本色

盡掩此可爲流涕者也故恢復爲必然之策  
而其要在省議論議論不省事權不一慮宋  
之禍復中於今也

二月十五日祖母王孺人卒先生聞訃晚且  
不及會葬與邑令王中誦書有云某羈縻行  
間不遑問家并不遑顧其所自生未得聞先  
大母之病而祇聞訃且以遺囑故而不得以  
時聞從軍蕩子君親兩悞尚可視息天地間  
哉惟是惠徵先侍御之靈而屈台旌價重做  
廬光生荒隴則愚父子有厚幸爾

是時中外之欲逐高陽公者不遺餘力值舟  
師違期實邊人嗾之而朝士遂因以下石焉  
先生答張孟均曰十年之別忽接手教中外  
矛盾漸不可長一語已透情事師相不得行

其志年餘矣又不得去政苦維谷乃以哨將  
被陷故成其太弟相率歸田感年兄愛我教  
我今幸不辱命所可恨者從此恢復兩字無  
人出口錦片山河甘送敵人此忠臣義士所  
以負戟而長歎也既又與趙明吾曰師相自  
不趨朝不佞亦必不回部點檢書劍相率歸  
田爾三年來事體之曲折人情之苦樂何堪

回首本則從麾下渡河而東遂痛飲黃龍之  
願事乃至此今雖同師相歸田夢魂猶日繞  
黑水白山與前部將軍相周旋也所手額而  
祝者代師相之人果肯不改師相之臣與師  
相之政使河東終歸版圖則不佞與師相雖  
歸猶未歸也

四月先生同杜武庫以積病沈綿具呈閣部

乞代題畧云曩當敵氛甚惡之日食焉不敢  
避難遑自揣其無才今值兵政簡汰之時引  
分當自議裁况復重以有病無事而食之名  
任留遠塞一息尚存之骨求歸舊山

十月閣部代題奉旨該部知道

十一月吏部題覆回部供職先生具呈乞題  
畧云馳驅四載病因積勞而成氣血兩傷又

因久耽而劇堂劄趣赴部先生具呈再乞代  
題畧云職稟素弱職性好強苟可支持恥言  
疾病而勞從此積病從此深及病劇而就醫  
已勢重而難返如不得就醫家山一意調理  
則玉門枉稱生入耳

六年丙寅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十八日堂劄再趣赴部

三月二十一日堂劄復以先生陞武選司郎  
中趣兼程赴新任先生具呈三乞代題畧云  
四年戎馬原非避難之人百病侵尋豈作無  
情之語藥曩日以棲身何堪問職掌蹒跚不  
能出戶何以趨朝叅事至今日職不忝此官  
則有係之心情祇以益病卽台臺俯寬之時  
日徒以重某罪而無益於殘喘之萬一也

先生抵里門從教授生徒如待放時而門人  
日益進

先是乙丑秋左魏羅璫禍魏忠節子學伊介  
周忠介書至江村時先生在遼太公爲之下  
榻啟泰先生亦來會謀兩公下獄事與所以  
緩須臾者後學泚欲入京偵父啟泰先生兄  
啟運變姓名與俱撥知坐左公賊二萬魏公

賊五千太公冒炎蒸策蹇數百里內醱金於  
好義者莫不響應而兩公已斃杖下至是周  
公又被逮周公鄉人朱完天爲護行先馳至  
江村適先生方辭武選里居向爲左魏謀者  
無可中卽一意醱金爲完賊計周公貧同左  
魏而緹騎至吳門民大開殺一枝更不可計  
生先生與啟泰先生爲措三百金而范吏部

景文時謝政先生乃貽書商之令朱生持往  
簡末云未知肝胆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  
范公遂捐二百金及賫至周公亦斃杖下嗚  
呼逆璫之勢炙手薰天邏卒遍天下而江村  
距都門二百里爾人爲先生父子危而先生  
父子不之危而亦卒不危豈非天哉

七年丁卯先生五十三歲

三月答王公永吉有云杜生昆季併辱國士  
之知居恒摩厲懼玷門墻區區病未卽死強  
顏其間時出冷語聳之蓋先生喪李諸杜爲  
良而君異尤以文行著

答畢公台肅有云病廢之人百念俱銷自謂  
清江一曲隔斷紅塵而應門剝啄云從塞外  
來則不覺動舊遊之感手捧八行面談千里

尤觸故人之懷關外城堡堅完自足憑恃爲  
守爲屯漸推漸廣今幸大君子在行間必與  
當事者算定前後着以貽社稷之安也

八月思廟御極誅逆璫起陞先生尚寶寺卿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與耿公如杞書云大名自經聖問而人  
心之夜氣乍回國家之元氣復甦此見聖主

轉旋乾坤手段蓋向來人心盡死遂令國脉  
難言而重陰積蔽之餘非得聖主大作用以  
爲宣提何以挽陽和於一線乎然宣提之權  
賴聖主鼓鬯之用賴廷臣而順風之呼則不  
屬悠悠泛泛者而專有所屬當是時惟自保  
其不隨人之節事勢所底乃全操其勝非角  
一人之勝也爲國家元氣所賴而完聖主問  
揖客姓名一段心也

與王公翼聖書云李道長有疏叅蒲桂馬世  
龍旨下部而馬有勘處二字夫當壬戌春夏  
何等風鶴孫公拔馬帥於稠人中授以重任  
經營關外恢復四百餘里使山海在重關內  
不以敵遺君父憂有人心者所共知也卽不  
敘其功亦已矣而復誣以罪耶李疏語意從

喻安性劉永基來蓋喻堅持闕外不可做之  
說以撓恢復而劉其所暱也因以難馬帥者  
難孫公從前蹤踪久著耳目而李道長與劉  
稱厚交卽其疏薦喻意自可見今日之疏亦  
不徒難馬帥仍在孫公也夫當國勢岌岌人  
無固志時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身  
塞敵騎之衝宗社獲安率土受賜及事畧定  
而各恣事外之口爲宵人快報復之私一倡  
羣和幾於吠聲此英雄所以負戟長歎也然  
所望持公論而服人心洗前冤責後效全在  
中樞之主持曩趙率教被督師重劾竟賴部  
覆得免則今日之事在台臺必有善爲之解  
者非從馬帥起見亦非止從孫公起見直從  
國家起見爾

是冬赴尚寶任奉檄逾年而戀戀家山依太  
公膝下庶幾難進易退之風與

二年己巳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

奉委督放白糧見各倉圯壞而麻連之賞爲  
無當也有汰麻連議畧云倉中實有必需之  
費不及今借箸終無從出之原額外原有不

必市之恩不自己任怨終無停止之日又圯  
倉中有所謂張北倉者內散堆土米八百三  
十五石先生同署官窮日之力盤入空倉有  
處土米議畧云盤過土米雖有變賣之議而  
估計無期恐仍停闕今皆嫌賤售不肖擔終  
必併賤價不可得冒嫌冒險以出求佐公家  
之用者不可仍舊放下終歸無用也由是二

萬七千八百二十條之麻連准價銀三百三十三兩八錢向濫於各役者與夫八百三十五石之土米幾化爲泥沙者皆出而待正項支銷矣先生物望赫然猶僕僕於吏事如此所謂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得去者非耶

序同難錄畧云今上御極手殲大憝九鼎晏然因追贈慘死諸臣已復槩照贈衛給與三代誥命蓋曠典也諸孤遂各述其先人受禍受恩始末名同難錄徵弁言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瑾時所未有聖天子恩命煌煌令人曉然於爲臣盡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旣以慰死兼以勸生嚙嚙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爲忠臣者必生旣備受

荼毒死復備受蕭條天日空慘丘壠無光而  
後爲盡已忠而後爲朝廷之所以成人忠則  
忠義一路祇爲蓋粉膚髮寂寞祖父之具已  
爾夫忠義固在天性其萌甚微利害當前立  
喪所守况生死乎所以噓之使動養之使長  
全在君天下者故曰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  
君然不因喪之者之毒淡無以見養之者之

功大前此善惡倒宇宙賻縉紳喪節亘古所  
無至欽定逆案凜然天討而三代誥命之給  
卽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爲衆淆  
如此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  
利爲善者畢竟不利耶余按是錄讌諸孤而  
與謀皇上既有以報諸臣諸孤能不爲先人  
報皇上今而後並期自勵無墮家聲乃卽所

以報君恩於萬一也請左魏諸公子有云青  
旗取義尚云酒不雷同白首論心自謂交非  
汎濫問是何人之子弟竊比授餐思尋先輩  
之風流敢爲折簡朋從類聚座擬合圍

冬兵闌入逼都城掠畿以南先生昌言於朝  
非急召高陽出馬世龍於獄無可辦敵者於  
是有城守議畧云京兵素未見敵立營城外

恐以遺敵根本重地先以守爲主而列兵城  
上每塚用幾人當計也大小砲火藥鉛子用  
幾何當計也敵臨城遠近施放火器用何號  
令當計也施放之訟若何措置乃可傷彼而  
免自傷當計也守城者何以不寒不饑何以  
不疲勞而樂爲用當計也火器何以更番何  
以不忙於裝放藥線何以善藏當計也此在

城上者也而城下何以供應使有序而不窮  
城中何以彈壓使安靜而不亂皆當計也馬  
作何喂養兵作何挑選如何屯扎以銷內變  
如何摩厲以備出奇皆當計也嚴禁訛言專  
聽號令喧譁者軍法從事則人心專人力齊  
守無不固戰在其中矣而號令更必出於一  
多指亂視軍所大忌貴近耳目之臣各懷忠

義祇可協助力量不可分撓事權守禦之事  
一責之兵號令之權一責之將天下事各尋  
在行人做之聽其指授一切建異議創新題  
者皆當報罷而後事可爲也已巳之變出石  
亨楊洪於獄總京兵庚戌之變宥邊將徐仁  
戴綸使之立功此國朝故事今無罪之馬世  
龍不可做此例出之使一調度乎士大夫信

而和之上乃召還高陽世龍脫桎梏秉將篆  
卒復四城先生功第一

三年庚午先生五十六歲

先生素有積痰至是春而劇因時當戒嚴恥  
言請告迄夏初不愈具疏乞歸調理畧云當  
戒嚴之時無病而謬言病謂之避難固非忠  
臣之所以事君嫌避難之迹有病而不言病

謂之貪榮亦非志士之所以自處奉旨鹿善  
繼素著清勤起用未久何得輒以病請着卽  
出供職不准辭迨秋深未痊乃再疏乞休畧  
云卽聖明不欲廢臣與收溲渤之用而臣衛  
生無術自成廢人且苦久病不能任官復念  
曠官還能增病辭甚懇切允之

九月先生歸里於是有臨河而歎退修六經

之志因自號曰江村漁隱

答姚公希孟書云有客叩柴門其貌淳古似全未雕琢者詢知爲朱完天之子相視愴然爲設鷄黍逡巡出手書并佳刻生氣掩映艸廬改色至完天以一青衿隨忠介俎豆孔廟人固在自立哉大札所指動闕軍國林居人不敢知亦不敢問躊躇之影時復自笑卽借

庇或有痊時九死餘生得還子舍斷無再許馳驅之理縱有問及者希爲解之太平公等在容病夫稱鹿門隱其位置大矣

四年辛未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先生病漸瘳教授如再歸時門人大進先生誨人不倦自登仕版後在朝在野此心未嘗一日怠至是絕意仕進因纂尋樂大旨

一書以授學者畧云周茂叔語兩程尋孔顏  
樂處樂者生人之趣如其不樂爲聖賢何益  
而其樂處豈沒主意的放曠原有入手着腳  
的生活這箇生活有端倪無文字端倪無可  
名強名之曰性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喜怒哀  
樂爲發竅而捺功於隱獨此外無道此外無  
教性無可名強名之曰仁仁一體萬物而以

孝弟爲先仁義禮智樂其實總在孝弟樂是  
樂此學學是學此樂孔子自謂好學學之時  
義大矣哉而學未易言也學無著落必墮立  
虛學無把柄必墮支離嘗爲之言曰着落在  
萬物把柄在一心識得把柄才好下手大丈  
夫舉頭天外此心此理皆同爲聖爲賢在我  
至誠自能盡性其次儘可致曲每歎真性苦

被作害看看殆盡可泣也尤可懼也心旣放  
怎得不求所以有學有問徧天下學問只是  
謀求富貴不謀求良心真性不得出頭世道  
喪矣苦海無邊回頭宜早認得我時不必尋  
孔顏樂處願學孔子的已先尋着樂處然不  
憤不樂不樂不休切勿以虛見承當娓娓數  
十字舉聖賢全體大用和盤托出矣

與諸生談業詩云吾徒功力近何如爭宵泥  
筌便當魚搖筆已欣燈取影會心還望水成  
渠試從慧眼窮諸相總是浮雲過太虛不借  
輪扁明點破誰知枉讀聖人書

談經閒咏云種種顛毛擁絳紗風生塵尾大  
非誇傳經自信經無字授筆人稱筆有花從  
古原推豪傑士只今誰是大方家天空倚杖

看雲漢言念窮源欲借槎

雲漢言念窮源欲借槎

雲漢言念窮源欲借槎

雲漢言念窮源欲借槎

雲漢言念窮源欲借槎

雲漢言念窮源欲借槎

雲漢言念窮源欲借槎



